

城市筆記 / DARK MIRROR

光影墓志銘： IRIS、WHEN YOU SEE 與 廿四格

Text by 洛楓

我們如何處理自己或親人離逝的感覺？「死亡」很遙遠也很貼近，從出生開始，總希望將終局的界線推遠。夏季將盡看了幾個作品，都跟這些命題相關。首先是芬蘭編舞家 JOHANNA NUUTINEN 跟電影導演 JUUKKA RAJALA-GRANSTUBB 合作的《IRIS》，是舞蹈影片與現場演出 (LIVE PERFORMANCE) 的結合，在大館的黑盒劇場上演，舞台上掛起兩幅投射的屏幕，六段影片來回播放，一男一女舞者穿插演出。影像的光度很暗，舞台的光源也收得很細，營造「黯黑」的風格，配合關於成長創傷、生存慾望和死亡陰影的主題，畫面詩意而蒼涼、舞蹈溫熱而沉凝，那些黑衣、手套、繩索、泥土、白鴿等都是象喻、想像的留白，於是我們的情緒總能和應。影片從童年的遊戲開始，人的歡愉逐漸流失，女孩在玻璃房子竭力跳舞、追趕白鴿，或小男孩坐在蒙頭人的身前，痛苦地掙脫背後兩臂強力的緊箍，都是成長過程上拘禁與自由的衝突、企圖掙脫血緣的羈絆；然後女孩長成女子，跟男人在空中的繩索盤旋共舞，顯影男女關係中許多藤樹相纏的瓜葛；最後是死亡的離別，老人帶著老伴坐車去一個荒漠，老婆婆下車後站在公路的中央微笑揮手，老翁獨自上車，撫摸旁邊的空位，轉頭凝望留在公路的老伴，那個安靜而寬容地刻劃死亡和道別的鏡頭使人連哭也不能！編舞說創作靈感來自父母離世、戰爭重建與生存束縛，她訪問了十七位介乎八十到九十歲之間的老人，關於生命盡頭的回憶，以簡約的調度呈現出來。影像很冷冽，命題像刀刃，切割凝望的視線，老人的臉孔久久不散滅，什麼時候我將如何跟世界訣別？！

香港芭蕾舞團跟西九文化區、香港藝術學院合作的《HONG KONG COOL》也是跨界展演，是舞蹈跟音樂、陶藝、繪畫、時裝，甚至軟體設計科技等糅合，其中胡頌威與唱作人江逸天的《WHEN YOU SEE》最突圍而出。胡頌威的編舞溢出了芭蕾的窠臼，載滿思辨情緒的動作完全是當代舞的感官意識，而江逸天現場演奏的結他、演繹的人聲吟哦和呼吸的氣腔，都能夠跟舞蹈動作和舞台景觀有機的融合，完成無縫的調度。《WHEN YOU SEE》的設景簡單，祇有一個男舞者林昌沅、一個月亮燈、一個鏡面的圓台，同樣是黯黑風格、光源細小，但聚焦力強，動作簡潔而充滿象徵意義——舞者在鏡台上輾轉反側、再激烈滾動，是失眠或惡夢的掙扎；舞者抱著燈迴旋共舞，跟著讓燈從胯下出落，這是關於誕生和孤獨的隱喻；然後舞者將燈的黑繩掛在頸項，快速搖頭旋轉燈的光影，彷彿企圖捕捉終將逝去的光明、理想、慾望或追求；最後將燈扣在威也上，使它徐徐向上吊走，人在下面留在黑暗裡，是相信

美好的會在將來的前方？還是生命難免繼續跟黑暗對抗？編舞人與音樂家留下懸念，一切不道破！這個作品祇有十分鐘，卻精煉、凝聚、深刻而豐滿，那份空靈能夠裝載無窮的移情和遼闊的想像；作為編舞的朋友，我知道胡頌威的創作源於小生命失去的傷痛，但他的提煉能從情緒的基礎走向思辨的升華，並且解除了芭蕾舞或舞蹈姿勢漂亮的框架，剝除修飾，所以能夠做出動人的意境和深刻的題旨，流露一種生命創傷在藝術轉化下另類的光影美感。日常生活總有不平常的生離死別，有光的地方必然也有無法照亮的黑暗，是人心和世界的共相，容易消散無痕的，便讓藝術留影！

《IRIS》與《WHEN YOU SEE》不約而同連結死亡，看的時候和看完之後都在想伊朗電影大師 ABBAS Kiarostami 的遺作《廿四格》，從繪畫、攝影跨入電影的框架與空間，以靜止的視窗凝住大自然和人類世界的律動、驚懼與危機，平靜的雪景有如影隨形的槍聲，抑揚頓挫的鳥鳴裡有鋸樹的聲音，鳥在雨中的海邊看浪，飛走了便不再回來，此外，還有窺視的貓、倒地的狗、墜落的海鷗……每一格四分三十秒，考驗我們的專注力，事實上許多人捱不過，紛紛中途離場，而留下的便能看到跟自己相關的東西，靜止中我看到和聽到什麼？畫面的構圖如何走入我的視覺和知覺？我怎樣為自己的認知串連因果或想像？最終的問題不是我喜歡這部電影與否，而是我能否願意這樣看下去和看出來？！這是導演的死亡視野，是 Kiarostami 以電影書寫的墓志銘，留給仍然活存世界的我一個一個透視生命的鏡頭，終將有一天我也這樣離去，但離去前有能力留下藝術的遺言嗎？